

惊心动魄的大历史散文，
直面狼烟遍地枭雄遍地的时代，
测度人性的高度与人性的污浊。

走，我们走到民国去，去触摸那些灵魂！

耿立◎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刺刺 民国



赳赳 民国

耿立◎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赵民国/耿立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155-0502-2
I. ①赵… II. ①耿…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9892号

赵赵民国

作 者 耿 立
策 划 么志龙
责任编辑 王林霞
出版统筹 常 昕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502-2
定 价 36.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 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00125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序

走
到牛杀场，去
喝牛肉汤……

多年了，我为友人朗诵诗歌《透明的夜》的时间地点已经浑然忘却，在前几日的聚会中，友人说还记得当年我朗诵这诗的言语腔调和夸张的举止。在写作《赳赳民国》序言时，脑子里蓦然蹦出的就是：“走 / 到牛杀场，去 / 喝牛肉汤……”

毫无来由，毫无端倪，真的是无端地冒出么？其实是艾青这诗歌营造的那气氛正合我写序时胸中的勃郁之气。

我还完整的记得这诗，猛然的第一节只突兀的一行：透明的夜。如梵高画笔下的夜，缠绕旋转而魅惑人，一下子笼罩了你的全身，你的前后左右，呼吸与发际，好似都是那夜，连肠道里都是那夜：酒徒的阔笑，狗的吠声，醒的酒坊，野火一样的灯，血的气息，人的嚣喧，泥色的语言，血染的手臂和头颅，火一般的肌肉和里面的痛苦，愤怒和仇恨的力，夜的醒者，醉汉，流浪客，过路的盗，偷牛的贼……，向沉睡的原野哗然走去……这些溅射着火和血的鲜活的形象，动态和语言，是那么生猛鲜活，好像涌动的沸腾的血泼在雪野上，吱吱地冒泡。

这是我记忆的民国的群像，那么生机勃勃又满是苦难的民国，那些民国的人物如黑铁和礁石一样深深楔入黑沉沉的夜，如木刻的版画，把这些灵魂

突显出来。

按一般的理解，民国的时间段只短短的 38 年，从 1912 到 1949。但在人们的心理时间上，这段民国的历史好像很长。

这是皇权旁落专制萧索的时代，这是民主和自由的种子落地的时代，这也是饥馑灾荒连接兵燹烽火四起的时代，这是异族比赛百人斩以中国人的血洗刀的时代。狄更斯《双城记》的话，又一次击中我：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这历史像极了勃兰兑斯在描述 19 世纪欧洲的流亡作家时说的话：“这些人站在新世纪的曙光中……我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之夜，他们的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不继续前一天的工作，又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费力地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拾起来。”“不得不怀着疑虑继续生活”，是穿长衫把手指咬破的学生在 1919 年天安门广场面对世界的基本方式，他们的血在热烈中冷凝，在呼喊中分化蜕变，而世界，那冰冷的历史难道真的就是要用血来温热么？随后就有刘和珍君的血再一次洒在历史的广场。人们说“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身食素，以示忏悔”。但对这样的说法，我是怀疑的。我读过《另一个段祺瑞》，段祺瑞的外孙女张乃惠说：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始终没动摇，直到临终。请你们想想，如果是他本人下令开枪杀人，他何必这样做作；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却不顾自己的痛苦，长跪不起。

鲁迅曾说这是民国最黑暗的一天，鲁迅的口鼻里是被那血腥所充斥的，但段祺瑞孙女的说法是靠不住的，有人已经考证段祺瑞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悼念大会上，更遑论什么“当众长跪不起”了。

从这件事，我想到作为一个后来者，应该怎样对那些苦难历史进行叙述和还原呢？在劫难过后，我们的民族和历史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和苦难对视，为过往的历史结账？我们是该把苦难作为终点而轻易滑过放过，还是以苦难为起点？想苦难尽快结束，为苦难安放一个温暖的诗意的尾巴，无疑是孱头；从苦难出发，在我们民族心灵里找出苦难的源头，面对苦难，不是与苦难和解，而是最终消灭苦难，在我们民族的记忆里反刍苦难、舔舐苦难、咀嚼苦难，对苦难的制造者一个也不放过，一个也不放水，拒绝合唱、拒绝趋附、拒绝屈从。用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给陀斯妥耶夫斯基写的传记中的话来说就是“从痛苦中产生对痛苦的爱，用痛苦的烈焰温暖着他的时代和人世”。一个作家可以用爱拥抱历史，但不要被爱烧瞎了眼睛，淤塞了心智和理性。我们不是记住仇恨，我们只是追寻那些痛苦的来路，我们拒绝遗忘。

各人进入历史的方式不同，于是，我选择了自己的方式进入民国，直面那些曾经过往的灵魂，不是风花雪月，只想捡拾那些骨头，那些卡住历史喉咙的骨头，那些让对手如鲠在喉吐不出咽不下的骨头。

短短的民国，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是个历史为这个民族淬火的时代。文人星璨，猛将如云，这里既有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的汪精卫周作人胡兰成的脊椎软化的一族，更有张自忠赵登禹血涌于顶的慷慨悲歌之士。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的话，深获吾心：

朋友，为着民族生存，为着人类公理，我千万先烈，死且不惧，区区烈土封侯之虚荣，美妇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恋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代？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彭德怀、黄兴者流的贤人烈士，才能抵消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未尝骗来骗去，而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试溯旧史，辄至感慨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己。

确是在民国的时代，那也是汉奸遍地枭雄遍地的时代，那也是我们民族毒瘤溃败艳如桃花的时代，虽然我不是道德论者，一个腐朽的政权是不应该

要求他的子民效命的，但生在这片土地的人，是应该爱这片文化的江山，有着我们祖茔和先民尸骨的土地。

但我又想爱国是应讲究逻辑的，国家至上主义要求国家的子民为这个国家生为这个国家死。但这个国家怎样爱自己的子民却一直是遮蔽隐匿的，变成了语焉不详，爱国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爱自己的子民，舍此，那爱国就变成了一个虚幻的骗局。

历史是个巨大的黑洞，有时在夜深时分，我披衣而起，徘徊斗室，长啸复长啸。我常常咀嚼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从秦汉及至清末，中国出现了第二次大转型，由帝国转为民国，用唐先生的话说便是：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 1840 年开始，我们能在 2040 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的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我有时怀疑，对历史洞彻的唐先生，真的能预测出历史三峡有多长么？真有一双高手在我们民族的背后拨弄么？历史有时是诡异的，有时偶然才是必然。关注民国的那段历史，毋宁是关注那些人，关注那些事件背后的人性的高度和人性的污浊。这是历史三峡中最惊心动魄的时段，可以说是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但这段历史曾一度被人们遗忘，甚至扭曲，我常想，这些民国的人与事消失了么？是否早已遁形于虚无，我知道，有的人，为了自己的苟活，为了眼前的残羹冷炙，总是绕着走躲着走，尽量闪避，历史成了一段古为今用的服从指令的弄虚作假，历史成了假面舞会的俱乐部，历史的脸皮已经伪饰得很厚，我们很难看到历史的脸蛋的本色。

但我深知，对某些人与事的沉默，恰恰是沉默者的耻辱，为了历史的尊

严和写作的尊严，总有人要写哪。在某些苦难面前闭眼是可耻的，那是对精神的最大的戕害，也是对人性的最大的戕害。

谁能测度出历史深处的人性？谁能测度出历史深处我们应该的良知？对待我们民族流过的血，所受过的困难，我们是否有过心悸和反思，是否有过热泪与痛哭？

面对着民国的那些丰沛的生命，我们只有对那些崇高的生命表达出敬意，对那些丑恶的灵魂表达出最大的鄙夷，我们才能取得良心的安宁。历史也有公平正义，让该得到的评价得到，让该开放的鲜花开放，那才是那些亡灵所欣慰的。

其实无论社会如何走向，人性中，那些自然的本性，是我最关注的，虽然，人为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因素在异化着人。霍尔姆斯·罗尔斯顿说：“生命是自然赋予人类的，我们有着自然给予的脑和手、基因和血液中的化学反应，我们生命内容的 90% 仍是自然的，只有剩下的那点属于人为。”

但我认为，人为的部分中，也一样有着合乎自然的东西，比如爱，比如对弱小者的同情与呵护，比如对丑恶的鞭挞和厌恶。

我常想，一个人的文字是应该关乎心灵的，这也是合乎自然之道，这正如我读到的《透明的夜》那样的感觉：

走
到牛杀场，去
喝牛肉汤……

走，我们走到民国去，去触摸那些灵魂。

目录

秋瑾：耀与辱	1
辛亥年的长调	19
落日前的凭吊	47
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	71
张自忠：悲哉，上将军	81
遗落的细节	96
衡阳之战：无法湮灭的悲怆	108
铁马几曾入梦	123
何思源：书生意气	139
文章将军：吴佩孚	150
非涉风月 何关色戒	160
黄花·夕阳·山外山	173
临终的眼：萧红	180
汪精卫：龙种抑或跳蚤	195
梁鸿志：堕落的快意	212
三姓家奴石友三	218
周作人：前世出家今在家	224

胡兰成：绕不过的肉身 —— 238

义士墓 —— 250

远来先生 —— 255

梁漱溟：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 264

秋瑾：耀与辱

—

在 2011 年的第一天，人生第一次路过杭州，中间有四个钟点的停顿。什么都没看过，什么都是第一次，从岳庙出来的沉重，暗合了灵隐的香烟，然后坐上一绍兴小伙的出租车，要看西湖，谁知他把我们掷到一片有水的地方，其实这里在办丝绸展，并不是真正的西湖。我和朋友自嘲，阿 Q 的后代一阔脸就变，在城里早已褪净了乡间可爱的淳朴。

没有购物的兴趣，匆匆出来，许久没有等到出租车，这时真的感到了上当，既想去西湖，又要赶火车。总算熬到一辆从郊区到城里的公交，如掏火似的急匆匆赶赴西湖。

下午的阳光很好，没有游览图，只是在西湖边游荡，就忽然撞见了苏小小的墓，就忽然撞见了秋瑾的墓，苏小小距离秋瑾只隔一座石桥，千年的苍茫只在这对望里。这一二年，我正寻访辛亥的史实与人物，秋瑾是绕不过的。就在辛亥百年到来的第一天，猝不及防，我和这高贵的灵魂撞见了，是冥冥中命运之掌的拨弄？还是文字是有灵性与生命的？有人说有灵魂的文字是可传的，况关乎秋瑾这高贵灵魂的笔墨？

我知晓，作为一女子，秋瑾运命何其周折，不只生前颠簸，毁誉无算，歿后也不得灵魂的安宁，忠骨一次次反复折腾，曾被来来回回从绍兴到杭州，从杭州到绍兴，然后到湖南，最后落脚西湖，曾埋葬达十次之多。我看到一帧老照片，那上面有英文的介绍：“摄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时

值被不公正地杀害的女教师秋瑾的棺柩从山阴运往杭州，经过苏堤第六桥当时下午一点，灵柩下葬于西泠桥左侧墓地。吴芝瑛料理此事。”

从这幅留有沧桑的黑白照片上可以清晰看到四位脚夫抬着灵柩，与一前一后两位男子肃立于西泠桥上。桥堍的桑树叶尽落，嶙峋骨立，一片肃杀冬景。

不能不感慨这冬日里温热的友情，我有一句话：在冬日里取暖的最好方式是友情的棉衣。在一个政权失去了合法性的时候，即使这个快要落幕的政权再如何狂妄挣扎，总有一些人拼却身家性命去冲决铁幕罗网。作为秋瑾知己的吴芝瑛为死后的朋友践诺，在铁幕和罗网的罅隙中，把秋瑾归骨于西泠。

一诺千金，曾在我们民族的血液里昼夜喧哗过，那是一种大义，人们把然诺，把知己看成过于生命高于性命，在人们心目中然诺常存在于须眉男子间，而吴芝瑛徐自华这样的巾帼女子的作为更令后人心热敬仰。历史上重然诺的荆轲是大家所熟知的标杆，但我更看重却是司马迁不惜浓墨重彩要在《史记》中留下一段的高渐离先生，这是位善于击筑（古乐器）的音乐家，同时也是位朋友死后不惜毁容易貌接近秦王为朋友复仇，虽最终惜败，却留下一段血写的友情高谊于青史的伟岸的男人。

我想把秋瑾和吴芝瑛徐自华的友情看成晚清的荆轲与高渐离，虽然时光的流逝早已模糊了《史记》里荆轲、高渐离的形象，但那种为友情护持的血气却不会褪色。在危难的关头，那红尘的世间，友情仍会给堕落的人们以警醒，如一块蒙尘的玉，在关键的节点闪出她们惊艳的光泽。

荆轲是孤独的，就如秋瑾，荆轲在战国时代与文人交而口不能说书，与武士交而言不能论剑。那时的生存曾把他逼得性情怪僻，赌博嗜酒，只有到市井的角落来寻找温暖。于是荆轲就和流落市井的艺人高渐离终日唱和，相乐相泣。

图穷匕首见，荆轲死掉了。剩下的高渐离更显孤独，他带着到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的乐器——筑，独自靠近嬴政始皇帝。他被始皇帝认出是荆轲党人，被残忍地剜去眼球，于阶下奏筑以供朝廷逸乐。但谁知高渐离暗中有筑中灌铅，乐器充兵器，拼掉性命再一次实施生命的轰然攻击。

高渐离击筑而攒击始皇帝的行动，早已和燕太子丹托付荆轲的事没有了关联。高渐离只是为友情负责，在始皇帝面前张扬的是一种义气的高度与纯

度，一种对友情剖心的维护，一种不容丝毫玷污友谊的大美。所谓的权势所谓的武力所谓的鹰犬当道，即使你烈焰万丈，即使我玉碎，即使我碎为齑粉也在所不辞的高贵，这是一种对政权的蔑视，是以一人之力，背靠友谊的出击，这种历史不多见的传承，我们在秋瑾死后，又看到了我们民族不死的精魂，好像这精魂又回来了，这种蹈厉的激情多么令人感动，所谓的民气，所谓民族的脊椎，正是此之谓也。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一天《史记》记载的故事，没有一个熟知历史的中国人不知道，没有一个熟知历史的人不能口吟那支慷慨的歌。我们知道，那天为荆轲伴奏的就是高渐离，就是那筑。《史记》里司马迁特意地记载了高渐离以筑送别荆轲时的演奏：“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

虽然如今人们不再击筑，筑声也在历史的深处飘渺难闻，但那种精魂却在我们这片土地沉淀下来，一有合适的机缘，那友谊的筑声又黄钟大吕般飘荡了。

今天的西湖早已不知“变徵”之声的韵味，此时的西湖也少了风苦水寒。这冬日的午后，我从走过秋瑾灵柩的这个桥头走过，石桥还在，冬日还在，但近百年的时光，改变的是时空，不变的是对秋瑾悲剧的如血的追怀，但现在的西湖太吵闹，颜色太明亮，不合悲抑的心想。

我想到秋瑾也是在光绪三十三丁未年的正月间，与女友徐自华一起，在冬日的杭州，登临凤凰山吊南宋故宫遗址，登高送目，正故国的冬日，那时的西湖是萧杀，正如当时的国运。

在寒冷中挺风而立的才 32 岁的奇女子，如一枝寒冬的梅，横斜在冬日，不是疏影黄昏，而是如瘦铁的枝干，在顽强对抗着孤冷。我知道秋瑾是喜爱梅花的，她笔下的“孤山林下三千树，耐得寒霜是此枝”，抑或就是她的影写，秋姿态，梅精神。

《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提及过这次凭吊，说秋瑾此行目的在密侦城厢内外出入径道，绘军用地图，以备起义时不时之需。然而，书中有一句看似跌宕闲笔的语句，秋瑾随后从凤凰山至岳坟，去看望一下心仪的民族英雄岳飞，书中用的句子是“徘徊瞻顾，不忍离去”。就是这八个字，到底是唤醒了秋瑾心中的什么？今天我们无法一一揣测，但我们可以从同为秋社成员的

陈去病在一份《徐自华女士传》中披露的细节找到答案：

你是否希望死后也埋葬在西湖边？徐问。

如果我死后真能埋骨于此，那可是福分太大了呵！秋答。

如你死在我前，我一定为你葬在这里；但如果我先死，你也能为我葬在这里吗？徐又问。

这就得看我们谁先得到这个便宜了！秋再答。

还不到一年，当时一语成谶，但我以为这也许是对岳飞的承诺，是一种对岳飞的追随，即使秋瑾想到在乱世随时有必死的可能，她也许不会想到死亡来得如此匆匆，也许她当时和女友只是随口一说，因为头颅是不可随便轻掷的，况且，秋瑾说埋骨在岳飞墓旁，伴着湖水何尝不是一种福分。

二

先初，我接触到秋瑾被捕时的文字，是说用枪激烈抵抗的，但后来知道血写的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墨写的秋瑾持枪拒捕的事实。所谓秋瑾指挥学生武装英勇杀敌，击毙清兵若干人等，最后，因寡不敌众被捕的成说只是美丽的谎言，而秋瑾却在某些戏剧、曲艺、电影乃至绘画、连环画中得到了更加夸大更加幻化凌空描绘，变成了女神的模样。历史，多少人假汝之名加入自己的私货，以瞒和骗来达到别样的目的，有的人抽空，有的人阉割，有的人毁弃，历史成了溺器，成了棍棒，所谓的历史规律成了某些人合法性的铁律。我知道徐锡麟被捕后，在他的行囊中抄检到秋瑾于1902年深秋，在绍兴泖獐湖上送徐锡麟去安庆，临行写的一首《金缕曲》，当时两江总督端方就以此作为株连秋瑾的一个佐证，原词是：

凄唱阳关叠，最伤心愁城风雨，禹陵柳色。正喜斋中酬酌事，同凭阑干伫月，更订了同心盟牒。笑从龙山联袂处，问天涯共印几多迹？

几时料，匆匆别。

青衫洒渍凝红血，算者番离情恨绪，重重堆积。月满西楼谁解我？只有箫声咽；恐梦里山河犹隔，事到无聊频转念，悔当初何苦与君识，万种情，一支笔！

就是这首词后来被人为地扭曲得不成样子，词中的语句如川剧变脸的油彩换来换去，坊间出现了几多的版本，让人不辨真假，甚至题目也换作了《送季芝女兄赴粤》，把徐锡麟变成了女性，成了另外的人，“斋中”成“闺中”，“盟牒”成“兰牒”了。这本是真情的告白，决绝和纯粹，却被某些人把这情愫看作是革命不容相背的东西。好事者把徐锡麟和秋瑾说成是表兄妹，真是不知革命的目的是让人活得好还是别的？我觉得正因为是爱的真，才使秋瑾在徐死难后下了决心要拼到底。陶成章《浙案纪略》回忆，得知安庆事后，执报纸坐立于内室的秋瑾“不食亦不语”，“有劝之走者，不问其为谁何，皆大诟之”。此后杭州女师同学劝其避难，秋瑾的最后回答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清军到大通学堂前门时，学生仍劝秋瑾从后门乘船渡河，“瑾不应”，不走不避，决心殉难。其时以身相殉的秋瑾，一袭白衫，坐在楼上，静等着那最后时刻的到来。

被捕后的秋瑾，被关在山阴监狱，绍兴知府贵福要县令李钟岳严刑拷问，希望获得有用的一二线索。

第二天的午后，雨脚如麻，虽是夏日却有种凄风苦雨的味道。雨落在青藤的胡同，雨落在人去楼空的大通学堂，雨落在闹市轩亭口，雨落在乌篷船，雨落在岸旁的乌桕树上。这一切都在雨中有了凄迷，有了不祥。

李钟岳是在花厅审讯秋瑾的，还破例为他心目中的英雄设座，这不是一般的审讯者和被审讯者，而是一种雨声中一个县令和一个嫌犯的对谈。李钟岳恪守着自己的良知和底线，没有动刑，没有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秋瑾提笔仅写一“秋”字，如指顶大。李钟岳令再写，秋瑾沉思片时，好像看到储存在天际的云和雨，越来越凝聚，越来越饱满，突然一声长啸，那氤氲就跃下云层，独立纸上：

秋风秋雨愁煞人

尔后，掷笔，蓦然抬首，凝目花厅窗棂外檐滴下如瀑如麻的雨滴，是胸臆还是自然的雨水成就了这浓于墨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虽然这七字并非秋瑾自作，而是从诗人陶澹如《秋暮遣怀》中“秋雨秋风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借用之，但我以为这和秋瑾斯时斯地的心境相契，虽然她就死时正是农历的六月初六，天气溽热，但秋风秋雨的丰饶诗意却让她感到的是满目肃杀。在这个国度，无时无地不是秋的凋零，那“颐和园共宫前路，活剥民脂供彼身”歌舞升平里有百姓的血，那“若有不忍微言者，捉将菜市便施刑”是志士的悲抑。“志士杀了多多少，尽是同胞做汉魂”，一部近代史，在秋瑾的心里是比南宋史更令人心寒的时段，大清时的秋风是风波亭的秋风复制，有过之无不及，天地为之一寒的节气更要的是人的气节。我曾看到过秋瑾的一幅手迹，是秋瑾古轩口就义五天前，寄徐自华妹妹徐小淑的信，当时徐小淑拆开来，缄内别无他简，只是这绝命的笔墨：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

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

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

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

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

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

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

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这绝命词，犹如《楚辞》句式、七言四言杂言，血泪、悲愤、责任、故国交集，是诗非诗，是文非文，亦诗亦文，亦文亦诗，随心所欲，纵意挥洒；日暮穷途、残山剩水、无干净土，是那晚清，是那祖先的血地，但仍要“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那秋瑾的手迹另行最后的文字是——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读到这决绝的文字，我看到了一种了结，为这三千年的故国，若是自己

的死能唤起那沉睡的土地和知识分子，这死是值得的；若是自己的死，使那些知识分子还是看客还是混在看客的群里拼抢人血馒头，那秋瑾真的是白死掉了。

秋瑾被下狱后，满人贵福怀疑汉人李钟岳偏袒秋瑾，有替秋瑾开脱的嫌疑，就在得到浙江巡抚张曾扬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的复电后，即刻召见李忠岳，令他执行。但李忠岳却争辩说：“供、证两无，安能杀人？”

贵福厉声呵斥：“此系抚宪之命，孰敢不遵？今日之事，杀，在君；宥，亦在君。请好自为之，毋令后世谓君为德不卒也。”李钟岳知大局已定，只得意兴阑珊返回县署，枯坐案头，苦无两全之策。

有史料说，“既而斩决秋女士，竭力抗拒，几至冲突”。在秋瑾的事上，李忠岳恪守着良知的底线是尽力了，然而他只是一小小的七品县令，在转蓬的官场中，七品县令如同草芥，上司看待下属就是家奴。清朝官场，最流行的自我的称呼，就是奴才，小民是官吏的奴才，小官是大官的奴才。鲁迅先生的杂文《隔膜》里有一段话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清朝是爱新觉罗家族自己的财产，爱新觉罗之外皆奴才。李忠岳在官场，如不随官场起舞，只有淘下去，官场自有规则，人微就言轻，没谁以你的是非为是非，你的建言只是上司轻蔑的谈资。

在秋瑾的事上，贵福本是存有私心，借刀于李，因其“雅不欲冒杀士之名”，故假手李氏，“以济其恶”。明天就是六月初六了，到了半夜子时，李忠岳提审秋瑾。这时的李忠岳的内心，如虫子在啃咬，他感到了无力，感到有点对不起秋瑾，他向秋瑾惭愧地说：“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谅之也。”

说完，李忠岳的内心如翻腾的湖海，“泪随声堕”，压抑的啜泣声随着老泪纵横青衫，旁边的吏役也都“相顾惻然”，原本的清廷爪牙机器转换成了对清廷政治倒行逆施的唾弃，对扼杀人性的不平与控诉。死就死耳，徐锡麟不远，隐约可见那些早死志士的背影，“同凭阑干仞月，更订了同心盟牒”。秋瑾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她向李忠岳提出了三个要求：（一）准许写家书诀别；（二）不要枭首；（三）不要剥去衣服。李钟岳答应了（二）、（三）两